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及语体特征的鉴定*

冯胜利

提 要 语体语法是近年发展起来的一个新领域。本文拟在有关书面语、文体特征以及语体属性等方面的研究基础上探讨语体语法的逻辑系统,以便构建一个较为完整、自足的理论体系,为语体研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深入做一点基础性的工作。本文在理论探讨的同时,提出单、双音节是汉语区别语体的基本单位;而其对应形式及其不同的语法组配则是语体语法的基本成分。文章认为,由二语教学促发的本体研究与将本体研究成果转化为二语教学语法的实践,是语言与教学互补发展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理论体系 语体语法 语体特征 语体鉴定 单双音节的语体对立

一 前语体语法的研究

和语体语法直接相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40 年代王力先生对汉语欧化的研究。他在《汉语史稿》中专辟章节讨论汉语中的欧化现象。继王力之后,美国学者顾百里(1985)在《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中对汉语书面语中的欧化现象做了专题的研究,认为当代书面语的很多方面都是欧化影响的结果。近年来,贺阳(2008)集汉语欧化研究之大成,对汉语中的欧化语句的类型和结构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分析和总结。从语体的角度看,欧化,无论是词汇还是句法,均可以看作语体机制区别正式与口语时所用诸多手段之一种。显然,西方的语言特点为什么会植入汉语的原因,以及植入的机制、数量和位置等问题,均可在语体的系统里得到相应的分析和解释。

除了欧化语的研究外,对书面语的关注也是促发语体语法学说的重要来源。现代汉语研究中对书面语的关注是从朱德熙(1987)开始的。他的“书面语语法研究和

* 本文部分内容曾在第五届中青年学者汉语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哥伦比亚大学,2014年5月23日、24日)、第11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 11,宁夏银川,2014年7月18日—21日)以及第三届汉语中介语语料库建设与应用国际学术讨论会(福建师范大学,2014年8月2日、3日)讲演,得到与会者广泛的批评指教和补充建议,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4JJD740003 成果之一。写作中也得到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12JZD018 与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江苏徐州,221009)的资助,谨此致谢。

口语语法研究应该分开进行,不能混为一谈”的观点,为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分奠定了基础。此后,胡明扬(1993)明确提出了“语体和语法”的观点,尽管那里的语体还不是“不同语法的独立体系”。十年以后,冯胜利(2003)提出书面语的独立性,并收集了书面语中使用的250余个“嵌偶词”、400余个“合偶词”以及300余个文言句式(冯胜利,2006),从具体例证上证明了书面、口语二体的独立性。孙德金(2012)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更旗帜鲜明地提出并证实了书面语作为独立体系存在的真实性和现实性^①。毫无疑问,书面语的研究从根本上回答了长期以来“我手写我口”的局限与偏失,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了为什么汉语的表达不能简单地代之以拼音的原因所在(嵌偶词无法用拼音来识别)^②。

如果说欧化语和书面语的研究是和语体语法直接相关的前理论研究,那么文体语法的研究更是语体语法出现之前的一个独立研究领域。陶红印(1999)提出: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或文体为中心,譬如“把”字和“将”字出现的文体差异、被动结构、光杆动词句等在自然对话和影视对白中的差异,都带有明显的文体特征。张伯江(2012)更明确地指出:“任何一个细微的语体变量的不同,都会导致语法特征的差异,而这种微观的语体差别,有时反倒是在语法解释中具有重要意义。”方梅(2007)强调的是语体的决定性,认为语体是决定语句结构和语篇结构的重要因素。她对语体特征的句法表现以及语法特征的语体表现之间的对应关系,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与“欧化语”“书面语”以及“文体/语体”的观察不同,语体语法的理论是从语言交际距离的角度提出的(冯胜利,2010),其严格定义为: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因此,语体不是文体,而是人类语言交际语法中的一种普遍机制。继“语体语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很多有关语体的不同研究纷纷而出。其中王永娜(2008、2011、2012)使用“书面正式语体”的“泛时空化”手段解释了[V+向/往+NP]、[V和V]动词性并列结构、非计量[一+量词]等表达格式所以具有正式功能的语体原因。

语体语法的研究正方兴未艾。不仅出现了“专刊”^③“专题”^④,而且还出现了“专名”:香港中文大学雅礼中国语文研习所所长吴伟平博士风趣地把没有语体的语言教学称作“裸体教学”,提出“裸体教学”的局面必须结束的口号。随着语体理论的出现和语

① 参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2013, Vol. 1: 297—300 的评赞。

② 如“Wo xiao bing wei yin qi zhu yi”中的“wo xiao”是“我笑”还是“我校”,不得而明。

③ 《当代修辞学》2012 第二期专刊登载语体文章、美国 *Chinese Language and Discourse* 专门介绍孙德金的《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

④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中文部于 2014 年举办语体系列讲座;香港中文大学雅礼研习班也于 2014 年开设语体讲座。

体研究的深入,新现象丰富了,新概念也增多了。于是不可避免地出现概念的混淆和现象的误判。因此,准确地理解术语的概念,正确地鉴定现象的性质,也就成了语体研究深入发展的必要条件。举例而言:

(1)句法不同 \neq 韵律不同

a. * 学中文在中国

b. * 负责任病房

(1)a的不合法是句法问题(词序错误),不是韵律的问题。(1)b的不合法是韵律问题(只有最小词可以成词带宾语的问题),不是句法问题。

(2)韵律不同 \neq 语体不同

a. * 打牢固基础

b. * 教材的编

(2)a的不合法是韵律的问题(“打牢固”超过了最小词),不是语体问题;(2)b的不合法是“韵律形态”的问题(动词非双音化不能成为“名动词”或“动名词”),不是简单的句法问题。

(3)韵律要求的双 \neq 语体要求的双

a. 双音节词:知道、喜欢、太阳、月亮……

b. 双音节词:进行、加以、从事、予以……

(3)a中的双音节词是汉朝以来汉语词语双音化的结果、是“韵律要求的双”;而(3)b中的双音词如“进行”以及后面动词的“必双”(“*进行改”不合法)是韵律语体的要求:用韵律手段创造的正式体语法(之一),不是纯句法的问题(句法不限制音节的多少,这一点必须分清楚)。

(4)语义不同 \neq 语体不同

有一位著名的美国学者曾把“调戏”错误理解为“戏笑”,一次他跟同事说的是(4)a这句话,但实际的意思是(4)b:

a. 我刚才在电梯里调戏那位女同学。

b. 我刚才在电梯里跟那位女同学开玩笑。

“调戏女同学”和“跟女同学开玩笑”大不一样,这位美国学者闹笑话的原因是词义理解的错误,不是语体不当的错误。然而,当下面这位外国学生问老师的时候说:

c. 老师您媳妇儿在家吗?

d. 老师您妻子/夫人在家吗?

“媳妇儿”“太太”“妻子”“夫人”的所指之义都一样,但使用的对象和场合不同。这位洋学生犯的是语体错误。

(5) 语体语法 ≠ 修辞手段

语体语法不是修辞手段,二者必须严格地区分开来。譬如:

a. 春风又过江南岸

b. 春风又绿江南岸

(5)a 和(5)b 这两句的表达(或艺术)效果不一样,这是修辞(美不美)的不同,不是语法(合不合法)的问题。语体语法关心的是语法问题。譬如:

c. * 买和看了一本书

d. 购买和保存了一批经典文献

(5)c 和(5)d 这两个句子一个能说、一个不能说(不合法)。但它们的对立不只是合法与非法,重要的是这种合法与非法对应的是不同的“体”:能说的是正式语体、不能说的是口语语体。所以,这是语体语法的问题,不是修辞的问题。

由上可见,语体体系的建立引发出一系列的新概念。显然,如果不明确区分这些概念的不同和所指,不仅将导致现象的混淆,还会造成分析的混乱。譬如“说话不得体”有时违背的是语体规则,但不一定违背句法规则,如(4)c 的句法是合法的。然而,我们未曾关心而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的语体使用不同的语法,如中文“单、双音节动词”和英文“native/latinate”动词语法之间的语体对立(见下文),尽管不是“所有不同的语体都用不同的语法”。

二 语体语法的韵律基础

语体语法的出现无疑是欧化语法、书面语语法、文体语法等研究的继续,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它的出现直接以韵律语法 Prosodic Grammar 为基础。譬如(5)c 和(5)d,如果没有韵律语法做基础,单音节动词并列的非法性与双音节动词并列的合法性之间的对立不仅很难发现,即使发现也很难揭示其“用韵律特征实现语体语法”的本质属性。然而,人们未尝注意的是,韵律语法曾几何时还是语言学界的一个“禁区”。20 世纪 70 年代 Zwicky (1969)提出的“句法无语音原则(Principle of Phonology free syntax)”影响了几代人。汉语的韵律语法正是从这里起步的。我们看到,20 多年以后 MIT 的句法学家 Richards (2010)也开始了韵律语法的研究,并提出“句子的韵律比句法更不可缺”的结论^①。最近 Simpson (2014)在由 Wiley-Blackwell 出版社出版的《汉语语言学手册》中的“韵律与句法(Prosody and Syntax)”一文里,不仅关注到当代汉语“以双音节

① The sound pattern in sentences is more integral to the syntax.

韵律词为条件的句法构式”，而且还特别强调“韵律词在历史上如何通过音步性质的改变而引起句法的创新”；认为“将来的韵律句法的研究，无论共时的跨汉语方言的不同变异还是历时的(可能)演变，都将是汉语语言学里的一个丰富而广博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是汉语可以给人类语言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域”^①。我们将在下文看到：没有韵律，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很难自足其备(self-sufficient)。事实上，不仅汉语的语体现象，就是英文和法文的语体语法(冯胜利，2014)，也和韵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参下文)。

三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

理论不是说法，更不是现象和条例的堆砌。理论是体系、是一个自足的逻辑体系。什么是理论的逻辑体系呢？我认为巴赫(Bach, 1964)的看法很值得参考。他说：“经验科学里的推论不是按照线性(前后次序)的方式进行的，而是该体系内全体成员(规则)的同步合作。我们不是在堆垒金字塔，而是在构筑‘楔石拱形桥’——这里的每一块楔形砖必须同时受力。”^②(见图1：楔石拱形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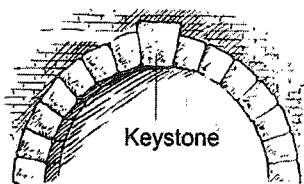


图1 楔石拱形桥

我们可以用巴赫比喻的楔石拱形桥的机制和结构来说明哪些是体系的基本条件和必要要素。具体而言，即：(1)所有的成分(理论规则)必须同时受力支撑(All the pieces must be held up at once)；(2)每一部分均不可或缺(没有多余的)；(3)给定弧度以及嵌入的“块数”，即可预测某一位置上楔形石(keystone)的大小和形状；(4)任何一块楔形

^① Simpson (2014:489)的原文是：We provided a short review of syntactic patterns which have been argued to be conditioned by the disyllabic property of prosodic words and how the changing properties of prosodic words in Chinese over time may have been the cause of certain syntactic innovations. The continued study of prosody and syntax interactions, both synchronically across different varieties of Chinese and diachronically (where this is possible), promises to be a rich and very informative area of future research for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one in which Chinese can contribute importantly to general theories of human language.

^② 原文是：Reasoning in an empirical science does not proceed in a linear fashion. It proceeds on all fronts simultaneously. We are not constructing a pyramid but rather a keystone arch, in which all the pieces must be held up at once. (Emmon Bach, 1964:143)

石掉落,整个结构将会全部坍塌(彼此以对方为存在前提)。

理论体系中的各个组成成分,都应当如拱形桥中的楔形石一样,彼此咬合,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是理论体系性的基本特点。语体语法是这样的体系吗?用先秦公西赤的话来说:“非曰能之,愿学焉。”(《论语·侍坐》)——我们努力把这个“楔石拱形桥”的结构属性当作我们“理论体系”构建的参考条件和要求,努力追求、逼近目标。

3.1 语体语法的逻辑体系

现在我们本着上述“体系理论”的精神来看语体语法的逻辑系统。首先看定义(冯胜利,2010):“语体是实现人们在直接交际中最原始最基本属性的、用语言来表达或确定彼此之间关系和距离的一种语言机制。”注意:定义中的几个概念是相互咬合的。首先,这里的大前提为“语体是交际的产物”。但这里的“交际”不是所有方面的交际,而是“用语言完成的交际(任务)”。明确了这一限定以后,再看什么是交际的“属性”。在该体系里:交际最原始最基本的属性是“确定关系”。什么是“关系”?从关系的最基本的属性上看,构成关系的基本元素是“距离”。距离的“人文属性”是什么?距离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的基本表现是:“远近”和“高低”。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从交际到远近关系的逻辑咬合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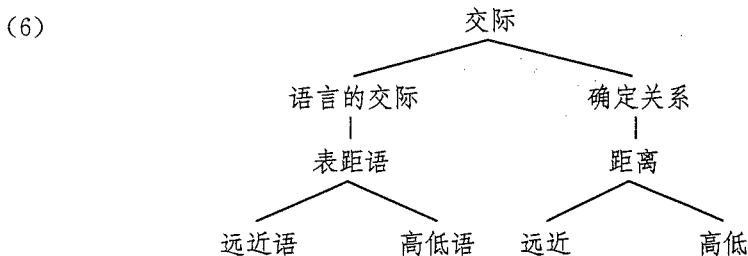


图2 从交际到远近关系的逻辑咬合体系

这里左右、上下的概念是相生相成、彼此依赖的。它们相互咬合、缺一不可,构成一个有机体。这个体系在人类社团和阶级里面的作用,从下面的一段古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不袁(远)不敬,不敬不严。”(《五行·第十二章·经》)就是说,距离产生敬畏。分析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逻辑结果:远敬=正式、高尊=庄严。如图3所示。

我们平时说的“平易近人”的“平”和“近”,就是用距离来说明人们“亲密无间”的关系^①。人类这种对距离的心理反应,表现在语言上(或用语言来实现),就构成了图4这

^① 说话人与听话人之间的“熟知度”即可看作这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

种二元对立三维分体的语体系统^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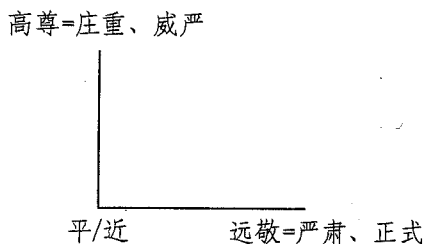


图3 语体距离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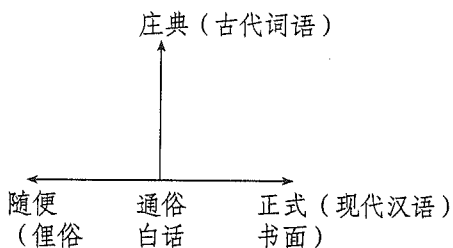


图4 语体三维坐标

由于“关系”是这个体系的核心,因此该体系很容易地把“关系”所必然关涉的影响因子作为自己的允准条件。亦即:交际的对象(双方的关系、对方身份)、交际发生的场所、交际的内容和交际者的态度,这四者是语体实现和鉴定的决定要素^②。这就形成了以交际原理为基础,以二元对立、三维分体、四度定位为体系的语体语法。当然,交际时有无准备可能影响交际的效果,但不会决定交际的语体。因此在这个体系中,有无准备是影响语体因子,不是决定语体的必然要素。

上面的语体模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为什么文言文被消灭以后(传统正式语体废弃后),汉语欧化现象大量出现的理论解释。当然,导致汉语欧化的原因很多,但是其所以能在汉语中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语体的需要。换言之,欧化是表现或实现(正式)语体语法的手段之一^③。

不仅欧化现象,书面中古汉语的复活和使用也是语体的需要。语体不仅有“正式格”,而且有“庄典格(庄重典雅体)”。汉语书面语中的古汉语(虚词如“之、乎、者、也”,句式如“为……而……”,语法如“表舅父→舅父而表”^④)也是为了满足和发展庄典体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换言之,传统所谓的书面语,实际是正式体和庄典体在文字上(不只是话语中)的表现。

进言之,刚刚开始但仍待深入研究的一个语体领域是“文体的语体配制和派生”,如

① 感谢汪维辉先生的提示:吕叔湘在《语言和语言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提到的“庄重、正式、通常、脱略四级风格”。按,这里的“庄典、正式、通俗、随便”和吕先生的“四级风格”的区分结果是一致的,尽管各自的理论体系不同。

② 唐松波(1961)曾提出:“语体是人们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活动领域内运用语言特点所形成的体系。这些特点首先表现在词汇和熟语材料的选择上,其次是语法结构,最后是语音手段的选择……决定这些差别的因素是交际的对象、交际的目的以及具体的内容。因此,语体又叫作功能(或职能)语体。”这和本文观察的角度是一致的,但逻辑体系不同。首先,唐的体系没有推导出三体系统(风、雅、颂);其次,四维影响因子缺少一维——场合。

③ 唐松波(1961)提出的“文章语体”也即这里所说“正式语体”之一种。

④ 引自卢振海《女儿的婚事》,载《文艺生活》(精选小小说)2004年第9期。

操作体、网络体、新闻体、记叙体、论说体、日记体、尺牍体等,虽然各自独立,但均由语言“体式”的不同单位的组合组成。什么是它们的组合单位呢?首先是词、词组和句法(包括音法)。其次是人们很少关注的不同“词”的不同体:词有体、词组也分体,造句更逃不开体的本色。因此,不同的文体使用着不同的“语体构件”(如俗体词、正体词、典体词以及俗体句、正体句、典体句等)。必须指出:三种语体分别和总共有多少“构体部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新课题,因此,用哪些部件组成哪些“文体”(如记叙体、论说体、操作体、新闻体等),更是一个未曾开垦的处女地。譬如(双“+”号表强特征):

语体 文类	政论文	记叙文	说明文	……	菜谱	新闻
通俗	- (+)	--	-/+		-/+	-
正式	++		+/-		-	++
庄重	-/+	+	-		+/-	-(+)

上面只是示意性的分析,我们相信,语体的研究必将在这里开辟出大量的可耕地。

3.2 语体的三分系统

以距离为机制的语体必然导致三分的结果(高、近、远),而语体的三分不仅是机制必然,更是历史和现实结果。《诗经》的风、雅、颂正和语体理论中口语、正式、庄重的三分不谋而合。需要指出的是:上古不仅诗歌,就是散文也可依风、雅、颂三体区而别之。请看:

风 整闻声,仍打遯。范唤问何意打我儿?整母子尔时便同出中庭,隔箔与范相骂。(《文选·奏弹刘整》)

雅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

颂 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大克鼎》) 敬念王畏不易。(《毛公鼎》)

孔子在“执礼”和诵读“诗经”和“书经”的时候要用“雅正之言”,可证古代的正式语体不仅“韵文(诗)”,“散文(书)”亦然。而《奏弹刘整》中的“闻、打、问、出、骂”和《毛公鼎》中的“敬念、不易”:一对人,一对神,两种用语,界判分明。当然,后者庄重体的使用不限于“敬鬼神”,其他如国礼、庆典、盛会、殡仪等隆重场合,庄重体式的语言也是必需的。庄重语无论对说者还是对听者,“虔敬的气氛、庄严的语调”是首要的,“词语的确切定义和所指”反倒是次要的^①。譬如《祭孔子文》:

维公元 2010 年先师孔圣夫子诞日,谨备时蔬玄酒,雅乐升舞,恭奠于大成殿阶下,肃拜追远,上达夫子暨诸先哲先贤。其辞曰:吾国文明,渊源何远!洪荒无征,

^① 感谢李宇明教授对庄重体更重气氛的提示。

蒙昧万年。既历三皇，五帝相銜；贤哲冥思，归之鬼天。吾侪何来？终将何还？何者为福？何者为善？生应何求？何为圣贤？茫茫长夜，踽踽盘桓。

这里“维公元”的“维”、“玄酒”的“玄”的确切意思，恐怕大多数人都似懂非懂，因为它们都是古语。事实上，似懂非懂正是“庄典效应”之所由。无论如何，“庄典体”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而孙德金的“书面语中的文言成分”、黄梅(2012)的“古代嵌偶单音词”，都是经过语法和韵律加工而融入现代汉语庄典体用语的。

语体三分不仅有古代的证明，同时也有当代证据。请看下面词汇中的语体对应性：

(7) 口语体 正式体 庄典体

风	雅	颂
挖	挖掘	掘
骗	欺骗	欺
帮	帮助	帮
躲	躲避	避
学	学习	习
建	建筑	筑
想	想念	念
输	运输	输

上面“二字三体”^①的分合形式说明语体语法在汉语词汇中的表现^②。语体三分的“现实见证”莫过于郭熙(2014)建议的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国文、华文和中文。亦即：

国文：国语教学(对象是国人)	雅、颂为主(而风体为次)
华文：民族语教学(对象是海外华人)	风、雅为主(而或及颂体)
中文：外国语教学(对象是外国人)	风体为主而渐及于雅(不必颂)

就是说，国文、华文和中文所教语言的异同可以从语体三分的风、雅、颂上得到有机的区别。换言之，语体三分为不同对象和文化的中文教学(国文、华文和中文)提供了理论的根据。

3.3 语体“语法属性”的理论原理

语体的不同，处处可见；然而语体有法，则非人人认同；即使认同，也是把语体语法理解为修辞或者语法的变体。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语言学原理上说，“不同的语体有

① 感谢崔希亮教授对这里“二字三体模式”的建议。

② 参汪维辉(2014)有关词汇语体的历史考证。

不同的语法”是人类语言“双言(diglossia)”属性的表现(参 Kroch, 1989; Roeper, T. 2003; Yang, 2011)。我们承认双语(bilingualism)语法的不同,但人们很少了解“双言(diglossia)”的语法也不同。前者是两种不同语言(如中文和英文)的语法,好理解;后者是同一语言中的不同语法(如口语体语法和正式体语法),则不好理解。然而,这正是 Kroch (1989), Roeper, T. (2003)以及 Yang (2011) 等学者从语言历时演变的角度提出的新理论(冯胜利, 2015)。正如 Yang (2011)指出的:语言习得中参数的设定不是在关键语证(evidence)的触发下,一次性激活(trigger)就一生注定的,而是在概率模式下不断进行的。因此语言演变不仅是缓慢的,而且是一个对不同语法选择的过程。什么是“选择”的动机和机制呢? 语体语法为此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请看下面的事实:

(8) 非正式体语法	正式体语法
* <u>买和看</u> 了一本书;	<u>购买和保存</u> 了一批经典文献
* 豪车的 <u>买与修</u> 都很贵;	豪车的 <u>购买与维修</u> 都很昂贵
* 对文章 <u>进行反复改</u>	对文章 <u>进行反复修改</u>
非庄典体语法	庄典体语语法
* 我学校/我们学校	我校、他校
* 这个校/这个学校	此校、本校
* 我的校/我的学校	校与校之间、在校劳动

区分正式与非正式,庄典与非庄典,英语的语法也不例外。请看:

(9) He gave him a book.

* He donated the church a book.

'give' = 盎格鲁撒格逊动词 单音节 非正式体

'donate' = 拉丁动词 双音节 正式体

下面这个段子中省“一”的句子,只在口语里出现,不是正式或庄典体的语法规则:

(10) 过个车大桥坠毁;打个雷高铁追尾;下个雨满城泡水;开个会全国戒备;
生个病债台高垒;读个书全家受累;眨个眼肉价狂掉;上个访有去无回;
喝个奶时间不对;摆个摊城管砸毁;炒个股终生后悔。^①

显然,这里的[V个N] (“过个车”“打个雷”)都是口语语法,在正式体中是非法的。

比较:

^① 出自《本年度最经典的段子》, http://80dg.com/rizhi/book_view.aspx?siteid=1000&classid=0&id=32&sid=-2-0-0-0-0。

- (11) 过个车 * 飞过架军机
 开个会 * 举办场国宴
 生个病 * 传染种疾病
 读本书 * 阅读部法典

毫无疑问,正式体与非正式体的(核心)语法,泾渭分明,不容忽略。

四 语体的鉴定标准

语体三分既如上述,三分的语体如何鉴定呢?我们尝试提出如下二法:交际中的时空鉴定和语法中的时空鉴定。兹分述如下。

4.1 语体鉴定原则之一:交际中的时空

一个句子,它属哪类语体,如何判断呢?我们认为首先可用下面的“交际时空鉴定法”:

	人	事	地	意
风—通俗	妈	吃	家	亲近
雅—正式	官	法	厅	尊重
颂—庄典	神	祭	庙	敬畏

这就是看那个句子是谁说的、说给谁的(人)、说的是什么内容(事)、在什么场合说的(地),听说者的态度如何(意)。有了这个四维坐标,任何表达(词、词组、短语、句子或更大的单位)的“体”,就大体可定了^①。

4.2 语体鉴定原则二:语法中的时空

语体鉴定的第二种方法是语法中的时空鉴定法。前面看到,语体语法的自身体系有很强的自足性和综合型。这里所要指出的是:从语法结构标记时空的机制上看(如指示词、量词、单复数、体态标记等),语法系统可以很好地表现“时空标记”和“语体属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参 Feng & Ash, 2014):

^① Pinker (1989:123) 在解释“give the picture to B(give B the picture)”和“donate the picture to B(* donate B picture)”的不同时说:in order to *donate* something to someone, as opposed to merely *giving* it, one must have publicly charitable motives(意), the recipient must be an institution(场所) or an individual representing an institution or cause, and the donor need not know the recipient personally(对象)。虽然没有语体理论,但却道出 give 和 donate 二者不同的语体特征。

时空度	具时空	泛时空	虚时空	超时空
语体类	口语	正式	庄典	文艺

举例而言,口语体的具时空和正式体的泛时空可以从“挖”和“挖掘”的不同上看出来:

- (12) a. 挖槽、挖坑、挖土、挖钱、挖战道、挖潜力、挖财富
 b. *钱的挖、*潜力的挖、*战道的挖
 c. *挖掘坑、*挖掘土、挖掘财富、挖掘潜力
 d. 财富的挖掘、潜力的挖掘、?战道的挖掘

“挖坑、挖土”都能说,但是不能说“*挖掘坑、*挖掘土”。“潜力的挖掘”可以说,但是不能说“*潜力的挖”。可见“挖”与“挖掘”的语法不同。然而这些语法的不同还告诉我们:“挖”是口语体的、“挖掘”是正式体的。此前我们只从单双音节的韵律上区分二体的不同(正如英文用音步限定来 give 和 donate 的不同一样,参 Pinker, 1989),近来的研究发现,它们的语法中潜藏着时空信息的不同。比较:

挖: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其一部分或其中包藏的东西。

挖掘:挖。 (《现代汉语词典》)

《现代汉语词典》没有区分“挖”与“挖掘”的不同语法(不同的带宾能力、能否做“的”后面的中心语等)。不但如此,《现代汉语词典》还把“挖掘”注释成“挖”,似乎二者没有区别。事实上,“挖”的语法和它的义素成分,息息相关。“挖”至少是由下面几个义素组成:

|挖| = |用工具或手+从物体的表面向里+用力+取出东西|

与“挖”相比,“挖掘”意义中“工具”项则不是必需的,因此“挖掘潜力”“挖掘思想”不必“用工具或手”。这就告诉我们:口语“挖”的时空性比正式体“挖掘”的时空性不仅具体而且要强。换言之,口语体具有“具时空”的要求,而正式体则有“泛时空”的特征。它们语体和语法的不同正和它们“时空义素”的有无(或多少)直接相关。进言之,语体可以通过语法和词义中的时空要素来鉴定。单双音节词汇的不同,不仅是韵律的对立,而且是语体的对立;不仅是语体的不同,而且是语法的不同。而这些对立和不同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时空度”的差异,亦即双音节的泛时空化。

双音节的泛时空化不仅表现在动词上,同时也表现在名词上。比较下面一些双音节名词和动词的共同特征^①:

^① Pinker(1989: 123)说:“many of the familiar creation verbs do specify instruments, and none, to my knowledge, is Latinate. (e.g., she hammered me out a disc; he sawed me a piece of wood).”又说:“because of their (Latinate words) abstractness and semantic complexity, they connote less of a sense of directly acting on or affecting the recipient that native words do.”也可证明我们这里语体的时空理论。

双音节名词的语法特征

- a. 由单音虚字(功能词)组合的概念:船只、马匹、花朵、纸张(这里的量词都不轻读);
- b. 有的不能数: * 三枝花朵、* 五张纸张、* 思想的一种;
- c. 有的不能具指: * 这就是你的班级、* 这船只有点旧了;
- d. 有的不能问“谁”或“哪儿”: * 你的马匹在哪儿呢?
- e. 有的不接受单音节动词: * 炒蔬菜、* 回家庭、* 吃花朵、* 治疾病、* 有习惯;
- f. 不能重叠:家家都有一本经、* 家庭家庭都有一本经;
- g. 不能入“俗语套话”:真不像话! * 真不像语言!

双音节动词的语法特征

- a. 单音节动词含“具时空”性:抠=用手指或细小的东西+从里面往外+挖(《现代汉语词典》);
- b. 双音节动词可变为“[-V]”(动名词/名动词):教材的*(编写);
- c. 有的不能带体貌助词 ASP:跑(=run)着/过/了、* 奔跑(=run)着/过/了;
- d. 通常不能 V-not-V 问: * 奔跑不奔跑? * 挖掘不挖掘?
- e. 通常不带单音节宾语: * 种植树、* 阅读报、* 购买纸;
- f. 有的不能重叠(尝试体): * 挖掘挖掘、* 奔跑奔跑;
- g. 有的不接受具体(像)宾语: * 挖掘土坑、* 挖掘土壤、* 挖掘战道、* 钱的挖、* 潜力的挖、* 战道的挖、财富的挖掘、潜力的挖掘、? 战道的挖掘;死了一只猫、* 死亡了一只猫、* 三毛死之谜、三毛死亡之谜;忙论文、* 忙碌论文、忙碌论文的日子、忙碌生活/上班的日子;
- h. 单双音节的论元结构是不同的(“v用”表示 L-syntax 中由轻动词 v=用生成的词汇论元结构。冯胜利,2005):

(a) 唱[+v用]: 歌唱[-v用] 唱美声、* 歌唱美声

(b) 唱[-v为]: 歌唱[+v为] * 唱祖国、歌唱祖国

这里,单、双音节的对立表现为低阶轻动词[v用](表工具、手段)和高阶轻动词([v为]表原因、目标)之间的句法对立。显然,这种单双论元结构对立的发现为将来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总之,根据上面的例证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下面的规则:A. 单音节动词含“具时空”性, $V_{\sigma}[-N]$ (单音节动词不具备转换成 N 的条件)。B. 双音节动词可变形为 $V_{\sigma\sigma}[-V]$ 或 $V_{\sigma\sigma}[+N]$ (双音节动词可转换成 N 或-V)。这一规则还可以从下面的对立看出来:A. 对应双音节的单音节动词一般都是强时空动词(包含工具、方式和具体对象等时空属性),如“抠、掰、咬、吐(痰)”等。B. 对应单音节的双音节

动词一般都是泛时空的动词(没有具体的工具、方式或具体对象),如“生活、认识、整改”等;C.在单双音节对应的词里面(这里只选取了单双同语素对应词),单音词具体(全时空)而双音的抽象(泛时空),没有相反的。譬如“想家:怀念*家;跑了三步:*奔跑了三步”。

由上可见,单双音节在语法和语体上的对立是一个崭新的、有前景的研究领域^①。古川裕(2013)曾指出日语和汉语“流体动词”的对立,“日语对流动体的选择范围比汉语宽,除了液体以外,气体以及声音等抽象名词都可以做日语动词‘流’的主语;而汉语一般只有液体才可以当动词‘流’的主语”。譬如:

- (13) * 中国北方上流着叫黄河的大河。
* 在中国北方流着一条大河叫黄河。
* 有一条大河叫黄河流在中国的北方。

这些句子在日文中都可以说,中文则不可。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在我们看来正是汉语单音节动词的“具时空性”的语法表现。就是说,动词时空性的研究可以延伸到比较词义学的领域。

4.3 叙事体语体特征

具时空理论告诉我们:人们在描述、记叙一个事件的时候,使用口语“强时空性动词”才生动而切情。这也就是为什么记事文口语性很强的缘故^②。比较:

(14) a. 口语体(画线部分表口语体特征)

米歇尔开着车,跟前座上的伽缪说说笑笑。伽太太让娜坐在后排座上,听见丈夫叫了声“坏啦!”,车子兜了个弯儿一下子飞出了路面,重重地撞到树干上。伽缪的头撞碎了,脖子折断了,当场就没气了。那年他才46岁。没几天,米歇尔也死在了医院。

b. 典雅体(画线部分表典雅体特征)

米歇尔驾车,与前座的伽缪谈笑风生。伽太太让娜坐在后座,听见丈夫叫“屎!”车体转向、飞出路面,重击树干,伽缪颅裂颈断,当场殒命,年仅46岁。数日后米歇尔亦告不治。(康慨《克格勃杀伽缪?》,《中华读书报》2011年8月10日第4版)

不难看出,时空特征多则口语性强、时空要素少则正式性强。更可看出的是:时空

① 参路建飞的《单双对应动词的语体语法研究》和索潇潇的《单双对应名词的语体语法研究》。

② 英文也一样,要用安格鲁撒格逊的词:“When writing an emotional scene, try to get into your character’s body or use blunter language. Use more of those Anglo-Saxon type words and try to avoid abstract thinking.”

特征不仅可以从词的义素结构中看出来,还可以从构词法中表现出来;不仅可以从词与词的组合中看出来,还可以从句子和句子的搭配上,以至于段落和段落的安排中表现出来。进言之,时空特征也是构成文体、区别文类的重要手段。因此,时空可能正是我们寻找的决定语体的一个核心要素(冯胜利,2010)。正因如此,语体的鉴定可以从表达时空的方式、工具、时间、地点等要素,来考察词义特征、词法构造、组词造句,连句结篇以至于织文创体等语言创造和使用。

4.4 单、双的语法性质

汉语的单双对应词越来越引起重视,因为它们是规则的产物。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单双音节的对应不是单一规则的产物。因此鉴别单双形式的不同语法的性质,就成了我们认识汉语、鉴别汉语的语体以及研究汉语的语言使用和语言艺术的一种不可缺少的前提和手段。譬如下面的双音形式,它们的出现和功能是不同语言层面的不同规则的不同产物。请看:

(15)a. 韵律构词

蒜[大蒜]、冰[凉冰]、眼[眼睛]、搅[搅和]、掺[掺和]、邪[邪性]

这里的单、双音节的对立是汉语韵律构词的产物。汉语根语素是一个音节(Downing, 2006; Feng, 2009),而“合成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这条规则首先适用于口语,这就是为什么“大蒜”“凉冰”虽是双音,也是口语体词汇的缘故。这类双音节形式,从来源上说不能混同于正式体的双音词。譬如:

b. 韵律语体

妈[母亲]、挖[挖掘]、桌子/椅子[桌椅]

挖钱、*挖掘钱;挖掘财富、?挖财富

校:[学校] = 我校/*我学校、我们学校/*我们校、*我的校/我的学校

口语体尚单(及轻声)、正式体用双(泛时空),因此有“妈”和“母亲”的不同。此外,与西方的“大词(big word)”不同,汉语的庄严体词汇取自古代的单音词,于是单音节“校”(在校劳动)比双音节“学校”更文雅。这类“单、双、单”对应是“风、雅、颂”的语体之需,不是上面(15)a中按照纯韵律的需要构成的双音词。

c. 韵律形态

(a)编教材/编写教材、教材的*编/教材的编写

发文章/发表文章、文章的*发/文章的发表

规则:只有双音节动词可以进入[……的[_]N]

(b)贩毒者、*毒贩者、毒品贩卖者(=类型)、贩卖毒品者(=个案)

规则:只有双音节动词可以在 [OOVVN]内构词(比较“贩卖毒品者*们”)①

(c)进行改革、*进行改;从事写作、*从事写

规则:只有双音节动词可以做“进行”“从事”等轻动词的补述语

上面这类单双形式的对立可以说是汉语独有的语法机制或运作,亦即“韵律形态”或“准形态”的表现([σσ]=形态,冯胜利,2009;王丽娟,2009、2015)。换言之,双音节形式具有改变词性的功能。其规则可以表述为: $V_{\sigma} \rightarrow V\text{-ing}(-\text{tion}) \setminus V[\sigma]$ 。根据这里的分析和论证(语体的语法证据),我们可以归纳出如下规则:

$$\begin{array}{l} \text{a. } V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V_{[+\text{正}, -\text{V}]} \setminus V_{[\sigma\sigma]} \\ \rightarrow V_{[-\text{正}, +\text{V}]} \setminus V_{[\sigma]} \end{array} \right. \\ \text{b. } N \left\{ \begin{array}{l} \rightarrow N_{[+\text{正}, +\text{N}]} \setminus N_{[\sigma\sigma]} \\ \rightarrow N_{[-\text{正}, +\text{N}]} \setminus N_{[\sigma]}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动词要成为正式体或要去动词性的话,那么最佳的形式手段就是启用双音节的形式,反之则用单音节形式;名词要成为正式体的最佳形式手段也是双音节化,反之则用单音节(北京话的轻声不在双音节之列)。

上面三种规则的运作(韵律构词、韵律语体、韵律形态)都能产生“双音节”形式,因此,不能不加区分地把它们的不同性质和来源混淆起来。

五 语体特征鉴定举隅

为了更好地说明上面的理论和实践,这里用几个具体实例说明如何进行语体的鉴别。先看语缀的语体属性。(16)a是根语素词缀,简称为“根素缀”;(16)b附着于双音节韵律模板上的类语缀,简称“韵模缀”。

(16)a. 根素缀一子_[+口语]

剪子、梳子、桌子、凳子、瓶子、茄子、橘子

*菠萝子、*苹果子

b. 韵模缀一家_[+正式]

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收藏家、活动家

*计算机家

(16)a的规则很简单:双音节词不能带词缀“-子”,所以我们称之为根素缀(只能与

① 有人认为“贩卖毒品者”是上面公式的反例。但实际上,正如何元建(2004)指出的:“毒品贩卖者们”可以说,但是“*贩卖毒品者们”不合法。这说明“贩卖毒品者”不是反例,而是特例。

单音节根语素组合的词缀)。这类词缀是口语性的,所以用“子_[+口语]”来标识。“革命家”的“家”是不是“语缀”可以再讨论,为方便起见称之为“类语缀”。这里所要指出的是这类形式一般只与双音节、不与三音节名词结合(与单音节组合的是另一类)^①,所以叫作“韵模缀”。这类“准语缀”是正式性的。就是说,“缀”(词缀或准语缀)也有体的不同。然而,实语素(或根语素)如果不能独立使用(不是自由语素),那么就没有“体”的属性。我们称之为“不独不体原则”^②。比较:

- (17) a. 嵌偶词 我校_[+典] 贵校、在校工作、离校之前……;我的*校
 每逢_[+典] 再逢、又逢、未逢、逢年过节……;他*逢老师就问。
 改_[+典]乘 改写、改唱、改学、改练跳水……;他*改学习英文了。
- b. 根语素 电视机_[-体] 手机、洗衣机、收音机、机器……;我买了两台*机。
 大师椅_[-体] 椅子、摇椅、轮椅、藤椅、躺椅……;我买了一把*椅。
 方向盘_[-体] 盘子、茶盘、冷盘、拼盘、磨盘……;我买了一个*盘。

“校”“逢”“改”与“机”“椅”“盘”都是单音节语素,但它们有很大的不同:“校”等是“句法自由、韵律黏着”的词(黄梅,2012),而“机”等则是不能独立使用的“黏着性根语素”。根据“不独则无体”的原则,“校”有语体性(庄典体)而“机”则不赋语体值^③。

“黏着根语素”很像嵌偶词,但它没有“体”。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注意到《现代汉语词典》中一些传统看作“非自由”的语素,一般都没标词性。然而,它们中间有些是嵌偶词,是有体的。譬如(取自《现代汉语词典》):

(18) 学 [xué]

- ①〈动〉学习:~技术|勤工俭~|我跟着他~了许多知识。
 ②〈动〉模仿:他~杜鹃叫,~得很像。
 ③学问:治~|才疏~浅|博~多能。
 ④指学科:数~|物理~|政治经济~。
 ⑤学校:小~|大~|上~。
 ⑥〈名〉姓。

黄丽君、端木三(2013)指出:非自由词义也有词类性质……因此,我们给无标注的汉语词义一律添加词类标注。以“学”为例,标注结果如下:

① 在[σ+家]里面,家=根语素;在[σσ+家]里面,家=韵模缀。

② 感谢崔希亮教授给笔者的提示。

③ 注意:一般人认为“校”和“机”都是不自由语素,但“我校”和“手机”中的“校”与“机”显然有语体的差异。这种语感的不同不仅说明它们语体的对立,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校”不是(句法)黏着语素的独立证据(independent evidence)。

(19) 学 [xué]

- ①〈动〉原 学习：~技术|勤工俭~|我跟着他~了许多知识。
 ②〈动〉原 模仿：他~杜鹃叫，~得很像。
 ③〈名〉加 学问：治~|才疏~浅|博~多能。
 ④〈名〉加 指学科：数~|物理~|政治经济~。
 ⑤〈名〉加 学校：小~|大~|上~。
 ⑥〈名〉原 姓。

我们同意给非自由语素加标词性，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词典》未加词性标注的单音词有些是“嵌偶词”。譬如上面的“学”，“治学”可以说，但“*研究学、*广博学、*学浅薄”都不合法。如果把“学”与其他标注名词的单音节语素如“机”一样等量齐观，结果将把两类不同的〈名〉词混淆起来。但事实上，它们不仅语法性质不同，语体性质也不一样，因为真正的黏着语素（如“机”“椅”“盘”）是不赋“体”的。《现代汉语词典》未标词性不为过（尚有来日续标的可能），如果把它们混而一之则有很大的误导性。

由此看来，语体辨识不能不从义素、语素、根词、语缀、嵌偶、合偶、韵律、语法、语体等多层、多维的角度来分析。事实还不止于此，下面的例子告诉我们，语音的不同也是语体辨别的重要手段。请看（取自刘智伟，2007）：

- (20) a. 我盼冰面融化，我欲春水溶漾，却又不愿没有一种必要的过渡。
 b. 读我文字者，盼你我会心，尽在不言中。
 c. 明知道老爷子的心事，盼着抱个孙子。
 d. 他们一直巴巴盼着他回来。

a 中的“盼”与“欲”相对，表现出明显的文雅色彩。b 中“盼”的前后都带有明显的典雅味道，因而“盼”也带有较浓的书面语色彩。c 和 d 所呈现的语境本身就带有较浓的口语特点，所用的“盼”也带有明显的口语色彩。因此，同一个形式在不同的语境中表现出的语体色彩也不同。为什么同一个形式可以表现不同的语体效应呢？这里的语体语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是韵律。请看：

- (21)【盼+∅】：【盼+着】
 正式：口语
 [托腔] [悬差]
 盼[+正] 盼[+口]

显然，用托腔或空拍(∅)来支持的“盼”，是典雅体；用“-着”字黏着而成的“盼着”，是口语体。前者声平调稳，是“庄严”正式语调，后者扬抑悬差(trochee)是典型的口语节奏。因此，语体的辨别还需韵律的帮助，因为韵律也是语体用来表现自己的重要工具

(韵律语法)。

六 结语

理论体系的理想境界是它严密的逻辑系统。当然,这是我们的目标:求上得中,求中得下,虽曰“非能”,“愿学焉”。本文提出的语体语法的逻辑系统及其多层、多维的鉴定,不仅是二语习得,同时也是中小学语文教学的重要工具和理论。因为没有没有语体的话语,因此无体(裸体)的二语教学(和一语教学)必将很快地得到修正和改进。我们看到:随着二语教学的深入,一个由二语教学促发的本体研究以及将本体研究成果转化为二语教学语法的实践,给我们辟出了一条语言与教学互动互补的新途径。

参考文献

- 崔希亮 (2013) 现代汉语书面语的三个境界,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方 梅 (2007) 语体动因对句法的塑造,《修辞学习》第6期。
- 冯胜利 (2003) 书面语语法及教学的相对独立性,《语言教学与研究》第2期。
- 冯胜利 (2005) 论汉语书面语语法的形成与模式,《汉语教学学刊》第1辑。
- 冯胜利 (2006) 《汉语书面用语初编》,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冯胜利 (2009) 论汉语韵律的形态功能与句法演变的历史分期,《历史语言学研究》第2辑。
- 冯胜利 (2010)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功能,《中国语文》第5期。
- 冯胜利 (2012) 百年来正式语体的灭亡与新生,澳门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组织的第六届海峡两岸现代汉语问题学术研讨会论文。
- 冯胜利 (2014) 论元结构与语体语法:兼谈英文中“本土语与格”与“拉丁语与格”之间语体语法的对立,第十八次现代汉语语法研讨会,澳门大学,11月27日—31日。
- 冯胜利 (2015) 《汉语历时句法学论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古川裕 (2013) 汉语和日语“流动事件”的语法表现及其认知特点,《现代中国语研究》第15期。
- 顾百里 (1985) 《白话文欧化语法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 郭 熙 (2014) 论汉语教学的三大分野,第11届对外汉语国际学术研讨会(ICCSL 11)主题发言,2014年7月18日—21日。
- 贺 阳 (2008)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何元建 (2004) 回环理论与汉语构词法,《当代语言学》第3期。
- 胡明扬 (1957) 书面语和口语之间的关系,《教学与研究》第2期。
- 胡明扬 (1993) 语体和语法,《汉语学习》第2期。
- 黄 梅 (2012) 《汉语嵌偶词的句法分析及其理论意义》,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黄丽君、端木三 (2013) 现代汉语词长弹性的量化研究,《语言科学》第1期。
- 江蓝生 (2000) 《古代白话说略》,语文出版社。
- 李如龙 (2003) 文言、白话、普通话、方言,《语言文字应用》第4期。

- 铃木庆夏(2010)文白相间的叙事体与文雅语体形式的篇章功能,《语言科学》第3期。
- 刘智伟(2007)含同一语素的同义单双音节动词语体色彩对比研究,《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吕叔湘(1944)文言和白话,《国文杂志》(桂林)第3卷第1期。
- 任学良(1982)先秦言文并不一致论——古书中口语和文言同时并存,《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
- 孙德金(2012)《现代书面汉语中的文言语法成分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
- 陶红印(1999)试论语体分类的语法学意义,《当代语言学》第3期。
- 唐松波(1961)谈现代汉语的语体,《中国语文》第5期。
- 王培光(2012)语体的正式性、典雅度与修辞语感,汉语语体研讨会(香港中文大学)论文。
- 王洪君、李榕、乐耀(2010)“了₂”与话主显身的主观近距离交互语体,《语言学论丛》第40辑。
- 王丽娟(2009)从名词、动词看现代汉语普通话双音节的形态功能,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王丽娟(2015)《汉语的韵律形态》,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汪维辉(2014)现代汉语“语体词汇”刍论,《长江学术》第1期。
- 王永娜(2008)谈韵律、语体对汉语表短时体的动词重迭的制约,《语言科学》第6期。
- 王永娜(2011)“NP+们”的书面正式语体功能成因分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第5期。
- 王永娜(2012)书面语体“和”字动词语型并列结构的构成机制,《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张伯江(2007)语体差异和语法规律,《修辞学习》第2期。
- 张伯江(2012)以语法解释为目的的语体研究,《当代修辞学》第6期。
- 张世禄(1939)文言白话的区别,《社会科学月刊》第1卷第3期。
- 张正生(2013)汉语书面语中的“书”与“文”两个面向,冯胜利主编《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中行(1987)《文言与白话》,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朱德熙(1987)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中国语文》第5期。
- 徐时仪(2007)《汉语白话发展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徐时仪(2009)略论文言与白话的特色,《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第1期。
- 袁晖、李熹宗(2005)《汉语语体概论》,北京:商务印书馆。
- Bach, Emmon (1964) *Introduc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 Biber, Douglas (1989a) Drift and the evolution of English style: a history of three genres, *Language*, 65:487-517.
- Biber, Douglas (1989b) Styles of stance in English: lexical and grammatical marking of evidentiality and affect, *Text*, 9:93-124.
- Biber, Douglas & Susan, Conrad (2009) *Register, Genre, and Sty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owning, Laura (2006) *Canonical forms in Prosodic Morph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eng, Shengli (2009) Monosyllabicity and disyllabicity in Chinese prosodic morphology, *Macao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 4-19.
- Feng, Shengli & Henson, Ash (2014) Prosody of parallel prose and spatiotemporal-free syntax——A case study of *Wucheng Fu* 芜城赋,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Vol. 2.
- Kroch, Anthony (1989) Reflexes of grammar in patterns of language change, *Language Variation and Change*, 1:199-244.

- Pinker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The Acquisition of Argument Structure*, The MIT Press.
- Roeper, T. (2003) Multiple grammars, feature-attraction, pied-piping, and the question: Is AGR inside TP? In Muller, N. (In) *Vulnerable Domains in Multilingualism*, 335—360,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Roeper, T. (2011) Strict interface and the three kinds of Multiple Grammars, In Rinkle, E. and Kupisch, T. (Eds.), *The Development of Grammar: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iachronic Change*, 205—228. John Benjamins, Amsterdam.
- Richards, Novin (2010) *Uttering Trees*, The MIT Press.
- Simpson, Andrew (2014)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lackwell, 465—492.
- Yang, C. (2011) Computational model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In DeVillers, J. & Roeper, T. *Handbook of Generative Approaches to Language Acquisition*, 119—154, Springer, New York.
- Zwicky, A. M. (1969) Phonological constraints in syntactic description, *PiL*, 1: 411—463.

(冯胜利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